

## (十六)

### 創造一個周氏的舞台

#### ——讀周邦彥的〈齊天樂〉

#### 內容簡介

周邦彥的〈齊天樂〉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情感豐富躍動的舞台。

我們試先登上這個舞台漫遊吧！詞分上下兩闕，即時獲得的印象是：時間是「又逢秋晚」，主角仍身在「殊鄉」。副題既為「秋思」，那麼，「思」就是這首詞的基本內容。但思什麼呢？一定是思故人、思故鄉吧？情隨思轉，他一定感到孤單寂寞了。一貫以來，詞人不都是這樣說，這樣寫嗎？

讀周邦彥的詞一定要細意琢磨，反覆推敲，才能品味其中的精妙。好，讓我們重新細閱一遍。

#### 規定情境：殊鄉秋晚

詞的上闕是這樣的：

綠蕪凋盡臺城路，殊鄉又逢秋晚。  
暮雨生寒，鳴蛩勸織，深閣時聞裁剪。  
雲窗靜掩。  
歎重拂羅袖，頓疏花簾。  
尚有練囊，露螢清夜照書卷。

一開始已提供了明確的規定情境：一個畫面，一個由近而遠的畫面，臺城路上的綠蕪，由跟前延伸至極目盡處，不知甚麼時候起已盡現凋敝……。好個淒然的秋景！

為什麼不是定格的畫面，而是由近而遠呢？這就是「盡」和「路」兩個字引起的聯想了。這既可能是固定視點的所見，即人的視線看至無盡處；更可能來自變動的視點，寫的是詞人一步一步踏出來的感覺。「離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遠還生」，詞人融情於景，不着痕跡，是一妙筆。

時間過去，漸黃昏，請看，場景由戶外慢慢轉到戶內去了。

窗外那陣陣的暮雨，聲聲淅瀝，令身在屋內（深閣）中的主角隱隱泛起了寒意。是肉體的寒意？還是心底的寒意？由暮雨的視覺、聽覺轉化而為深秋寒意的觸覺，孤寂感總是襲上心頭，難以排遣！不知何處的牆根一角，傳來促織（蟋蟀）細細碎碎的蟲聲，而鄰家揮刀裁剪的聲音，又不時和應着，和奏着。此起彼落的聲音效果，靜中見動的手法，為這場景加添了幾許秋聲秋意，營造了愁煞人的氛圍……

然後，詞人挑選了三樁平常不過的事件，仔細敘事，刻劃主角在做些什麼。

夜漸深，主角靜悄悄地把飾有雲狀圖案的窗子關上，戶外的一切，一把便被攔住了。而內心的不快，也隨這悄悄的關窗動作給關到外面去。

然而，晚秋寒意還是拂拭不去！主角只好取出了久藏在箱籠內的厚被褥（羅裯）。怎麼一下子竟要束之高閣了——這夜夜伴我入眠的花簟蓆子啊！主角不斷在婆娑拂拭羅裯，而同時，也為蓆子的「頓疏」而惕然。在這迴環往來的動作之中，詞人不捨的深情盡現，讀者觀眾似乎也聽見徘徊在詞人心底的輕喟：因新而去故，這就是秋後蓆子的命運嗎？

久在異地，好孤清啊！在這寂寥的無眠之夜，只好開卷夜讀。幸而，伴讀的尚有練布囊那清清的束束螢光。白白的螢光隨着夜愈深而漸漸淹沒了四周，這無眠之夜的慘白燈光效果，實在鮮明得很哪！

### 「秋思」的層次：相望·空憶·但愁

荊江留滯最久，故人相望處，離思何限。

渭水西風，長安亂葉，空憶詩情宛轉。

憑高眺遠。

正玉液新篘，蟹螯初薦。

醉倒山翁，但愁斜照斂。

下闕，主角一上場便以獨白帶出自己的處境：我曾滯留在荊州這地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，想望啊——那些荊州的故友！

主角不禁衝口而出：我們必然彼此「相望」吧，老朋友！多少離愁別緒呢？

直抒胸臆的獨白，為下文的回憶作鋪墊。

為解相思之苦，主角登高望遠。他一步一步登上高處，緩緩地翹首觀望——頃刻間，昔日一幕幕的情景立即衝擊着此一刻的愁緒。

也是一個秋高氣爽的好季節！在長安與友人一起遊歷渭水之濱，西風下，亂葉飛舞，詩興飛揚，真是良辰美景呀！反觀今日種種淒清落寞，落差之大，情何以堪？奈何現在只餘下一場「空憶」而已……

回過頭來，詞人只能好好把握當下，啖着初上市的蟹螯，趁着酒興正濃，一口一口的喝着喝着……不為別的，為求大醉。「但愁」眼前絢麗的夕陽太短。美景留它不住，很快便要斂去，了無痕跡。

不知不覺，在淒美的夕陽斜照下，詞人也頹然地慢慢倒下了——是真的醉倒了？還是借醉以為醒？斜陽掩映，秋晚風搖，此中虛實，怎能說得分明？

從「相望」到「空憶」到「但愁」，詞人不論寫人，寫事，還是寫情，都勾勒出雖簡單而具體可觸的情節，甚富戲劇性。

### 寫實劇與象徵劇：從賦到比興

周邦彥藉「詞」這形式創造的舞台美學，還須結合他的生平和當時政局，才能深入體味。他寫的詞固然在「賦」（仔細描畫）方面細膩和精巧，而在喻意（比）和寄託（興）方面，也是頗堪玩味的。

因此，我們要三讀周詞。

周邦彥生在北宋新舊黨爭最激烈的年代，早年，曾獻七千餘字的〈汴都賦〉，受到賞識。後來，卻身不由己，在政海浮沉多年。晚年，雖又被哲宗欣賞，奉召入朝，

但他對自己的生死榮辱已經有所戒懼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他寫〈齊天樂〉時，正被貶為處州知州。

人生無常，政海也自無常，詞人的感覺是十分強烈的。這感覺，詞人並不是一筆就寫定了，副題「秋思」，已為讀者為觀眾留一空白的想像空間。詞人寫詞是一筆一筆的勾勒。寫下去了，又一個回馬槍的再描一筆；前後呼應，反復迴環地描畫，愈描畫就愈見渾厚，所以周詞讀來，含蓄而有餘味。這種深沉而渾厚的餘味，古人稱為「沉鬱」。

請看，詞人怎樣用寫「賦」的手法去鋪排：

- 先由戶外的臺城轉到戶內深閣，以一片窗子為自然的過渡；
- 再由戶內又跳到更遠的長安去，最後歸結到現實的當下。
- 不只是空間的變換，詞人又以時間的流逝來補充：他由日間寫到黃昏，再漸轉到夜深；
- 最後，又以時間久遠的回憶來跳接現實的一幕。

時空變換的層層推進，加上聲效、光效和主角的動作，在在都揭示了「秋思」是什麼。

「思」不只是今天慣常的「理性思考」，指的更是「情懷」。

上闕的「思」，體現在一個「歎」字。這個「歎」是如此無奈，我們很容易便理解到周邦彥自然而然地由「賦」過渡至「比」，「羅衲」、「花簾」的來去，比喻的是政局的波濤變化！

下闕的「思」，周邦彥表明那是「離思」，落實到「憶」和「愁」兩字。今日的淒清落寞對比昔日的良辰美景，世事無常竟也如此！人生當如何自處？只能把握當下吧——只怕眼前美好日子留它不住，一逝去便了無痕跡。

這本來已經很清楚了。但是，了解戲劇的人都知道，有「問」才有「答」，先「呼」而後有「應」，這叫做「交與接」(give and take)的關係；而下闕中的「思」、「憶」、「愁」卻都是靜態的，都沒有一種推衍到他處的力，因此交接不起來，形成不了「行動」(action)和「反應」(reaction)。周邦彥原來也明白這點，所以，他用了兩個主動得多的詞：「相望」、「眺遠」。就憑這兩個有力的行動，詞意變得豐富了。於是我們感受到長安亂葉的「詩情」，也看到蟹螯初薦那多情的場面。而最後以「醉」意為「秋思」作結，更是讓人反覆尋味的妙筆。從「賦」的層面看，這是日暮斜照的現實；從「比」的層面看，這也是詞人已達暮年的比喻；從「興」的層面看，這更是一切放下，無可無不可這種無限惆悵的流露。由第一韻的「晚」到最後的「斂」，前後呼應，針線綿密得很。最後，詞人頹然倒下——是真醉還是借醉？醉是真還是醒是真？抑或醉也可，不醉也可？周邦彥的宦海惶惑，在反覆琢磨之下，是如此叫人悚然！

這種感情的前後呼應，抑揚變化，古人稱為「頓挫」。

回頭看詞的上闕，細味他早已埋了的一筆：詞人夜深開卷靜讀，陪伴他的只是那清白如螢光的青燈。這，要不是詞人人格清白的表徵（比），也是無眠之夜的慘白吧（賦）。兩相對照，詞人心事，表露無遺。作為讀者，或者觀眾，細味良久，不免惻然。

假如這〈齊天樂〉是個劇本，它既是寫實的，也是象徵的。

## 不能忽略的音樂元素

還要補充一點：詞，是音樂性特別強的文學體裁，它成長並發展在樂師的管絃和歌女的口吻之間，以婉轉動聽為能事，此其一；而周邦彥，他是個精通音樂理論，對文字的音樂性又極敏感的人（這是他能夠做「大晟樂正」即今天的「國立音樂學院院長」這個職位的優勝條件），此其二。基於這兩點，我們看這首周邦彥生命最後期的「壓卷之作」，它加倍地重視音樂性是可以想像的。

隨着北宋詞體的漸趨成熟，曲調變長因而變化較多，節奏也比較舒緩，因而更悠揚動聽的「慢詞」出現了。周邦彥既要細緻表達他「殊鄉秋晚」這複雜而曲折的感情，以「慢詞」作為憑藉是自然不過的事。

他選擇的詞牌是〈齊天樂〉。這詞規定要押仄聲韻，上闕五個韻，分別是「晚」、「剪」、「掩」、「簾」、「卷」；下闕五個韻，是「限」、「轉」、「遠」、「薦」、「斂」。詞韻的問題比較複雜，這裏不必詳論，但是，這十個韻腳的安排，其區隔並不平均，通常都是兩、三句用一韻。而在上、下兩闕中間位置「雲窗靜掩」和「憑高眺遠」這兩短句：距前（「剪」和「轉」）一韻，後（「簾」、「薦」）一韻，韻腳既密，四個字的聲調也都是「陽平/陰平/去/上」，絕對不是偶然的。

平、上、去、入這四聲，加上陰、陽的高低變化，能夠構成不同的「調值」。正是這兩短句「陽⇒陰⇒去⇒上」的高低聲調，造成「由低至高」再「由此及彼」的特殊效果，傳達了微妙的感情起伏，才能夠帶出闕中場面的變化（由室外轉至室內、由當今轉到過去再回轉當今），才能夠帶出下文兩個去聲字「歎」和「正」所領起的濃重感情。作者的音樂修養，值得我們仔細欣賞。

假如這〈齊天樂〉真的是個劇本，它或許更應該是個音樂劇。

## 延伸閱讀

教師可就自己的興趣和心得，和學生多分享一兩首周邦彥的作品。

## 教學建議

教師鼓勵學生嘗試朗誦這首作品。朗誦的快慢、強弱、輕重、高低、節奏不同，加上感情的細緻變化有異，就自然產生不同效果，學生可細心體味。

## 齊天樂

周邦彥

綠蕪凋盡臺城路，殊鄉又逢秋晚。暮雨生寒，鳴蛩勸織，深閣時聞裁剪。雲窗靜掩。嘆重拂羅裯，頓疏花簾。尚有練囊，露螢清夜照書卷。荆江留滯最久，故人相望處，離思何限。渭水西風，長安亂葉，空憶詩情宛轉。凭高眺遠，正玉液新筍，蟹螯初薦。醉倒山翁，但愁斜照斂。